

CHINESE LITERATURE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SHAI SERIES
WORKS NO. 1



四海



港台海外华文文学

港台海外华文文学



1135755

《四海》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秦 牧 李 庚
顾 问 萧 乾 朔 望
黄秋耘 杨 越

曾敏之〔香港〕

赵令扬〔香港〕

聂华苓〔美国〕

执行编委 邢 沅 李树政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王晋民 许翼心

周 青 贺 朗

彦 火〔香港〕

封祖盛 梁建生

驻香港特约编辑 东 瑞 张钊贻

编委会通讯处: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编委会驻穗联络处:

广州环市东路377号

伴 侣

人生在世，都在呼唤、寻找自己的伴侣。梅君与简舒结合，却踏上了充满苦难、屈辱的生途。在被古老传统束缚的婆家，度着艰难的令人窒息的岁月。她从伴侣身上，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力量？是消沉？是幻灭？是希望？当他们飞往英伦三岛去开拓全新的生活时，梅君会拥有一个真正属于她的伴侣么？

残 梦

请看这个家庭：两个儿子常年在外花天酒地，寻芳问柳，大儿媳终日在家愁眉苦脸，二儿媳则以搓麻将荒废时光，家境日衰，渐渐破败。儿子们先后归来，痛心疾首向老婆赔不是，似要痛改前非。然而，这却是一口陷阱，是一幕扑朔迷离的“残梦”……

四代不同堂

章老板家有四代人，但爱女未婚先孕，被逐出家门；留学的儿子自美国归来，又毁约抛弃未婚妻，而带回洋儿媳和混血孙子。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章老板家变迭起，四代人各自东西……

公关荆

在现代化的企业里，公共关系部承负着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载。这篇小说里的公关主任荆如舟先生，工作毫无建树，却仰凭投机取巧，阿谀奉承而官运亨通。读完《公关荆》，您一定会从栩栩如生的描绘中，看到人生舞台上那并不罕见的身影。

针 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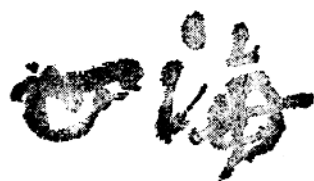
惊涛骇浪，拼死相搏，一艘艘小船争相靠近外国船只去卖日用杂货。在洋船的甲板上，一条条大汉大打出手。生活象一面哈哈镜，逼着主人变形。他的胡须快速增长，成了一只丑陋的针眼。

花 街

花街，花街，开满妓院的街，住满妓女的街。她们浓装艳抹，难道真的拥有欢乐？原来，汪娜抛子别夫，阿花离婚弃家，叻拉被迫出逃……这里写出了多少卖春女的悲哀和血泪。

在姹紫嫣红的世界华文文学的花苑里，东南亚各国竞放着奇葩。太平洋广阔的胸怀，把我和东南亚各国拥抱在一起。我们现在的就把那里的华文文学作品精选成《东南亚专辑》，奉献于各位读者的面前。在这些华裔的东南亚人的生活里，流淌着一种息息相通的古老文明和传统的血液，也翻腾着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华人被现代文明所激起的新的波澜……

205063



港台海外华文文学

作品四辑 目 录

封四	封三	封二	204	195	188	177
陈作基·热泉	刘抗·苏里	许爵荣·会议	年腊梅·花街	黄东平·在雅加达『甘光』里	牧羚奴·针鼹	白金·赎罪

本期文字编辑 李珊利 李江南
本期美术编辑 蒋朋

Chinese Literature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Sihai Series
Works No. 4

170 158 155 147 136 129 119 109 100 90 55 4

蓉子·伴侣

丁之屏·残梦

李过·彷徨后的抉择

韩萌·过番新娘

钟文灵·四代不同堂

方北方·残局

邓澄南·腰龟伯的希望

青青草·摇篮

倪长游·祖父的丧事

小四·锣鼓声中

李汝琳·公关荆

韦 晕·春汛

伴侣

● 蓉 子

图 张守义

中秋的下午，邻近的人家都在忙着。

梅君手里拿着几个水果，在水喉下转来转去。

瞧她那么漫不经心，月云皱皱眉头，嫌恶地说：

“做事情总是要死不活的！将来嫁给鬼要？”

梅君心中愤懑极了！这个可恶的继母，把自己的女儿宠着，什么事都叫她做。成天关囚犯似的，哪里也不让她去，却又骂她没人要！

要不是怕引起严重的后果，梅君想把水果一个个扔到她脸上。

“妈，花摘来了，你看！”

妹妹竹君捧着一些红红白白不知名的野花，走到母亲面前爱娇地说。

“唔，真好看！拿个杯还是盘放吧！今晚拜月。”

往年，梅君也会为这些花朵动心，她常常把花凑近鼻子，嗅它的香味。今日，心里想的都不是拜月的事。

那天，李清生邀她去参加月光晚会，她口里虽然拒绝，心却已经飞驰万里。

“不管你要不要，我等你！”李清生坚决的口气，令她更为神往。

眼看日子一天天迫近，她越来越感心烦，如果征求家人的同意，不用说，绝对去不成。要是一声不说就去了，回来怎么应付月姨的严厉眼色？

她知道自己如果真的敢这么不说就去了，一定要付出不少的代价，至少，一顿责骂之后，月姨会五、六天不和她说话。爸爸什么事都是依着月姨的，竹君是月姨的亲女儿，是她的心肝宝贝，更是同一鼻孔出气！这样，自己不是又要被孤立起来吗？

想到各人都和她冷战，大家不和她说一句，梅君不由得背脊一阵寒冷。

收拾了东西后，梅君开始摆供桌，隔邻明芷也在排香烛，她往左右看一眼，悄声问梅君：

“嘿！去不去？”

梅君回头看她一下，无言地垂下眼帘。

“喂！放胆去嘛，怕什么？”

“你替我挨骂？”梅君怀着无限委屈。

“骂不是骂啰！今天不去，就没有机会了！”

“回来怎么办？”

“她骂她的，你睡你的！管她！老巫婆！”

两人同时笑起来，她们背地里，叫月云是老巫婆。

“喂，去啦！听她的话又怎样？她还不是天天骂你？”明芷又继续游说。

梅君心意又动摇了！本来想不去的，想想又觉得很不甘愿，竹君去旅行也好、露营也好，月姨总是让她去。轮到自己要去那里，月姨就板着脸，瞪大眼睛，朝着她大声叫喊。每回都给她的凶态镇慑住。

不知道自己亲生的妈妈，是不是也会这样？梅君常常这样想。

母亲在梅君五岁的时候就死了，长大后听一些近亲背着月姨悄悄谈起，母亲是给婆婆逼死的，婆婆很刻薄，父亲又向来缺乏主见，母亲忍不住被虐待的痛苦，悄悄用一条绳子寻死。

母亲死后，同一年的五月，月姨就被娶进来。

月姨和母亲不同，她敢大声对婆婆说话，婆婆说什么，她可以不理，她说的话，婆婆却一定得听，不然她就往亲戚家哭闹去。

她也常常拿梅君当挡箭牌，每回家里发生什么事，她一定说：都是为梅君！

久而久之，亲戚们一致认为梅君问题多多，是个不容易管教的孩子。

在梅君开始懂事的时候，家里就时常充满吵架对骂的声音。每次吵过之后，梅君一定遭殃！月姨找事情骂她，婆婆也把脾气发泄在她身上。晚上爸爸回来，也没有好脸色对她。妹妹竹君，又被喻令，不跟姐姐玩。

梅君觉得，自己好像是处在马戏团里，大家表演也好，发怒地咬来咬去也好，危险的还是自己！

走出外面，梅君高兴极了。

心底的隐忧，暂时不去想。

月色皎洁，为这两地的银光，梅君就已经感到

心旷神怡。

她觉得，自己的敢于偷跑出来，是明智的决定。

“如果我是你，我才不要留在这样的家里！”

明芷常常这样对她说。

明芷是家中的幼女，家里谁都迁就她，就是偶尔发脾气、无理取闹，也还是有人让她、关心地慰问她。

我要是有她的一半就好了！梅君常这样想，对明芷的快乐，既是羡慕又妒嫉！

“梅，明年升那一间学校？”

走在梅君旁边的明芷，突然提到这样的问题。

“我，我不知道！也许考不及格！”梅君忧虑地说。

“开玩笑！你黄梅君没有把握，全班都完了！”

明芷做了个夸张的表情。

“就是侥幸能考到，也不知道爸爸会不会再给我读。”

她当然知道，这件事还得通过月姨才行。

想到月姨，她又不痛快了！

算了！今晚自己解放，还想那么多不愉快的事做什么？

“你就好啦！升学一定没问题的！”

“我不要读了！”

出乎意料，明芷摇摇头。

“为什么？”

“我不会很喜欢读书！就是拚死命去读，也没有好成绩，这样去浪费爸妈的钱也罪过！”

“反正现在他们还供养得了你，不是再多读几年？”

“没有用！我的心不在读书上面。我想去学做衣服。”

“你爸妈答应？”

“我要去，他们也没办法！”

这句话倒是真的！

“看他们做到那么辛苦，一块酿豆腐卖一毛钱，我心里实在不好受！我有时在打鱼肉时，想到钱那么难赚，又做得那么辛苦，真气愤！恨不得把鱼肉都摔到那些一面吃一面嫌贵的人脸上！”

梅君默默听着，这时才知道，为什么明芷打鱼肉总是砰砰有声，比她姐姐还出力。

“我要去学手艺，学到精了，我就开一间裁缝店，一面收学生，一面做衣服，有谁嫌贵就不跟

她做。”

“你真好！”梅君叹口气！

别人有志愿，自己呢？做什么好？

只要一想到月姨，什么志愿都会被冻结起来！

她连那么凶恶的婆婆都打败了，自己在她的虎视之下，还有什么希望？！

“梅！你说李清生为什么约你？”明芷掉转话题。

“我不知道！”

今夜街上的照路灯真是多余的！月亮那么圆，那么亮，暗黄的街灯简直不识趣。

“嘻！你会不知道？”

“本来就不知道嘛！”

“清宝告诉我，她的哥哥说你很漂亮，越长越可人！我想呵，他对你很感兴趣！”

“不要胡说！他有意是他的事情，与我无关！”

“噢！与你无关？那你为什么要来？”

“我又不是为了他才来！”

“不为你你才不会来！”

“呵！你又是为了谁来？”

“见鬼！我对那批瓜才没有兴趣！”

“我也没兴趣！我只是喜欢出来玩玩！”

“不过，我相信那些人都会对你有兴趣！”

“胡说！”

“不是吗？你看！德原和振隆对你走过来了！”

果然，他们都来了，振隆首先扬高声音：

“哇！这么难得的大人物，今晚到啦！”

“今晚的月光会更生色啦！”

“来，这边坐，我去给你们拿月饼、汽水。”

“喂！吴振隆，黄梅君是我约的，不要半途杀出来，拜托！”

不知什么时候，李清生已经站在梅君前面了。

振隆手上拿了两份月饼和汽水，正伸手递向梅君，李清生把他一拦，说：

“我自己来！”

“喂！人家又不是拿给你的，你推个什么劲？”振隆叫起来。

“我的女伴，我自己替她服务。”

“算了！我们喝！”振隆把梅君的一份转递给明芷。

“我自己拿。”明芷毫不领情。

“振隆也真可怜，一心想讨好小姐，偏又找不到一个服务对象！”

“喂，振隆，递不出去的月饼和传不过去的情意一样，甜的变酸啦！”

不知是谁恶作剧地喊，一时，振隆成了厅上众人的取笑对象。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梅君接过清生拿来的月饼，轻轻地说。

“本来打算不来的！”

“故意令我失望？”清生紧盯着她。

“今晚来的人真多。”

梅君有心岔开话题。对这些曾经是同校的高年级同学，她的兴致不高。

“有好几个是外地工作回来的，听说那个简舒也来了！”

“简舒？他不是去英国留学了？”

“好象刚刚回来。”

简舒，在这个地方，是有名人物，父亲家财百万，母亲年轻的时候，据说又能干又漂亮。

这时候，灯光开始转为黯淡，音乐响起，有好几对男女都跳了起来。

梅君一直注视舞池里跳舞的人，看他们的动作，实在很好笑，每个人的舞姿都不同，可是看起来，每个人都和生了蛋的母鸡差不多！他们抖着腿，活象脚下有条大花蛇，肩膀一上一下，手肘一前一后，扭着、摇着，动作滑稽可笑！

“我们也跳跳。好吗？”

清生站起来，手搭在她肩上。

“噢！不要，我不会跳！”

“很容易的！学学就会，我教你！”

“不要！我不想跳！”

想想那种和抽筋一样的动作，梅君就提不起兴趣学。

“试试看嘛，很容易的，包你一学就会！”清生还是一个劲猛劝。

“不要！我不敢跳！”

“没有人会笑你的，你看，他们都在跳。”

“坐在这里不好吗？”

“来了不玩没意思！”

“那你去玩好了，我没兴趣！”

“唉，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固执的！”

“我又不会，你教我怎么去跳？”

“那就准备整晚坐在这儿？真的不去去跳？”

“真的！你有兴趣，你去好了，我在这儿看。”

“那我一下子就来。”

清生一下子就找了个舞伴，挤进去跳了。

舞池的人渐渐多，大家似乎都跳得很高兴。

梅君想找明芷，看看旁边，椅子一张张空着，不知道跑去哪儿！

“嗨！你不跳舞吗？”

梅君抬头一看，灯光昏暗，但可以看出，是个与那群舞池中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一个一眼看去就立刻产生特殊感觉的人！

“这么漂亮的小姐，不会没有舞伴吧？”

陌生人笑着，在梅君旁边的椅子坐下。

“我不喜欢跳舞。”

“有人踏痛过你的脚？”

“没有！”梅君展开浅浅的笑，这个人一定很风趣。

“我有没有荣幸请你跳舞？”

“我完全不会跳，踩痛你的脚会使我过意不去。”

“能够使你感到过意不去，也是我的荣幸！”

陌生人笑了，他看来象个绅士：“来，美丽的小姐，请给我美丽而愉快的晚上。”

梅君很自然地把手伸给他，不知怎的，她感到面前的年青人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你的芳名能够让我知道吗？”

“黄梅君。”

“哦！黄梅君，黄——梅——君。”

“就是黄河的黄，梅花的梅，君子的君。很俗，是不是？”

她开始随着他移动身体，对轻轻摇摆身体的姿态，觉得很习惯。

“梅花和君子俗吗？”

“我不知道。”

“这名字很好，配得上你。”

他的眼神，柔柔地注视她。

不自然地感到一阵羞怯，梅君不敢正视他，别过头，正好看到清生也在看她，她又急急掉转头。

“你知道我的名字了？”

“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问？”

“我为什么要问？”梅君微仰着头，要看他的反应如何。

“你是应该问，否则我不是成了你一个不知名的朋友？”

她笑笑，心想有这样一个不知名的朋友也不错！

“你家的电话什么号码？可以抄给我吗？”

“我家根本没有电话！”

“怎么会呢？是不是不肯给我？”

一句怎么会呢，梅君突然觉得很反感，以为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却怎地这般迟钝？人家的家里又为什么一定要有电话？

她觉得，他是伤害了她，而且是有意的，便毫不客气的说：

“我是个穷女孩！我家不但没有电话，而且连门牌都没有！”

说着，她挣脱了他的手，迳自走出舞池。

他站在那儿，完全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吓呆了！好端端地说着话，为什么忽然发脾气？没有惹她呀！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我看到你和简舒跳舞？”

清生回到梅君旁边，带点不愉快的说。

“简舒？谁？”梅君不明白他说什么，简舒是圆是扁，根本就不知道。

“我看见的。他和你说了好些话。你好象对他很客气？”

本来心里想把最后一句说成：我一看见就生气！

结果还是吞了下去！到底，她并不属于我的，万一惹怒了，后果堪悲！

“你说，那个人是简舒？”梅君瞪大双眼。

“他没告诉你？”

“没有！”其实应该说是自己没问他。

难怪！他有那么与众不同的风度和谈吐，原来是简舒！梅君心里的气消了一半。

“这个人听说女朋友很多。”清生有意提醒她。

“我要回去了。”

“还早嘛，才过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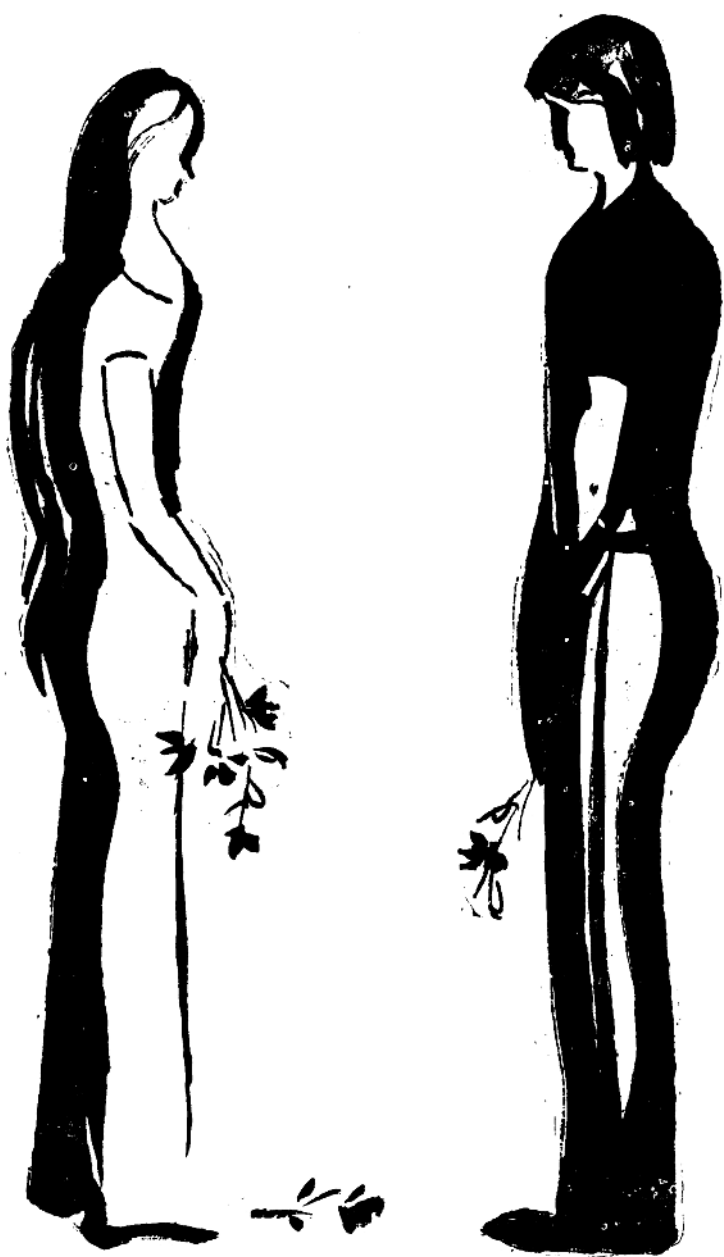
十点，十点足够让月姨生气十天了！

“不，我应该走了，明芷好象也回去了？”

看不见明芷，梅君更加担心，现在回去，连个作证的人都没有了！

她不理会李清生的挽留，匆匆从门口走出去。

“嗨！梅花君子！你要走啦？”



意外地，简舒竟站在外面的草地上。

“我送你回家！”他完全忘了刚才的不愉快。

“不要！”她心里还有气！

“噢！为什么不要？女孩子让男朋友送回家，很正常的嘛！”

“你是骂我不正常？”

“哟！你好敏感！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说了？”

“算我说错话！”

不知不觉地，两人已走出月光晚会的场所。路上的灯还是昏暗的，月光看来更胶洁。

“你住在哪里？”

“椰林后面。”她低下头，轻轻地说。

椰林后面的一带，都是些简陋的木屋，简陋得令居住的人抬不起头。

简舒没有注意这点，他只是看到那黑漆漆的一片，而怀疑眼前这小女孩是否有勇气走过去。

“你不怕？”

“怕什么？”

“这么黑，你一个人敢走？”

“习惯了！”话虽这么说，却多少感到紧张。

“佩服！如果是我的妹妹，她恐怕一步都不敢走。”

“那当然！”

娇生的女儿，怎能和她这草芥般的女孩并提！卖酿豆腐的女儿明芷，都比她高贵了不知多少倍。

梅君提脚，出力踩路路上的草。长在满是红泥和石块路上的小草，也许和她最相近。

“人都是一样的，那有什么当然不当然！只是环境造成各种不同的生活态度罢了！”

“你有没有看过这么简陋，这么象征贫穷的木屋？它落雨会漏水，风吹亚答叶就飞走，地上是泥土，屋里是沙尘，屋外有鸡屎鸭屎，白天晚上，随时有四脚蛇出现……。”

“你的形容很生动。”简舒微微一笑。

“这可是真的！”

梅君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自己竟会对一个初相识的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本来是不该说的。是自卑，还是气愤？不过，幸亏简舒没表示惊异。

“住在这里有这里的好处，你不必过份顾虑保持屋内的干净。而且，你是完全生活在大自然的天地里，所谓花香、鸟语，你都享受到。”

“哈！我告诉你，我们家，前面种了一棵茉莉，

屋后又有一棵高贵的白玉兰，邻居也种有一棵黄玉兰——”

“那很好，风一吹，花香扑鼻！”

“才不是花香哩！”

“不是花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只觉得似香非香，似臭非臭，好象玉兰和茉莉，又好象鸭屎狗屎。”

简舒忍不住哈哈笑。

“你真有趣！”

“喂，你不要往前走了，我自己回去。”

不远处，几只狗相呼应地吠着。

“有狗，你不怕？还是我送你走到门口好。”

“不，狗不咬我，你是生人才要怕，不要再送我了！”

“瞧，你那么着急，是怕你家人看见我吧？”

梅君让他一言说中，有些不好意思。

“你家里不让你交朋友？”

看看走到椰林了，梅君更急，再过去一点，家就到了。

“哎，你快走嘛！”

“好！那我明天来找你。”

“不行！你不能来。”

“明天见！”他对她挥挥手。

二

如所预期的，梅君一走入屋里，立时觉出暴风雨即将来临，月云的脸色黑沉得可怕，她斜着冷峻的眼说：

“你会不会走错路？这里不是你的家！”

“妈！”梅君哀求地望月云。

“你妈死了！我不是你妈！”月云盛怒，无情地打击梅君。

眼泪，一滴滴地落在前襟上，梅君低头轻泣。

“你就是太任性，要出去也不说一声，谁知道要去哪里找你？”父亲怜惜地，责备女儿几句。

“哼！她是女王，谁在她眼里？她妈妈死了，还有谁比她大？都是你宠她，让她目中无人！你们父女，一心想气死我！”

“哎呀！又说这些话了！谁想气死你了？总是讲些无聊话！”

“好好！我无聊，我不好！你们都要气死我，你们心里都巴不得我死！”

“你又说什么话了？小孩子不对，讲讲就是

了，嚷这么大声，隔壁统统都听到！”

“我不可以说话呀？我偏要嚷大声，你们想气死我，我死了，你可以娶多一个，反正已经死了一个，再死一个有什么要紧？马上就可以来个新的了！”

“唉呀，唉呀，越说越不象话，让人听了不好意思，够了吧。”

“你们都不要脸皮了，我还顾虑什么？连一个臭丫头都可以看不起我，我不是佛，没有火呀？”

“都是你，人家大会懂事，你就塞了一肚子屎，出去也不说一声，你不会不要回来，害人辛苦！”

梅君低着头，不敢出声，她知道，父亲为了要熄月姨的怒火，才故意骂她的。

但最后一句：你不会不要回来，的确是伤害了她的心！

这里是我家，你叫我不要回来，我要去哪里？

要是有其他可以安身的地方，我又何必回来？梅君感到：天地之大，竟无我容身之处！我的处境，实在连蚂蚁都不如！

整夜，梅君躲在自己的破被里哭。

妈妈，你为什么忍心丢下我？你自己要死，又为什么不肯带我去？

看人家有妈妈，多么幸福，自己和竹君是亲姐妹，生活在同个屋顶底下，可是，人家有妈妈，月姨总是和颜悦色对待竹君，她们站在一起，那么亲切，那么象母女！我呢？我只是一个陌生人，陌生得多罢了！

最气人的，还是月姨，她喜欢动不动就说：你妈死了！

如果有一天，她也死了，她希望竹君受到我这样的待遇吗？

梅君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没有人喜欢我留在这里，我还是尽早离开这个家好！

她又想到升学的问题，这是藏在心中的愿望，可是去向谁说？

月姨一定不会准的，爸爸那方面也没有希望，他本来就是主张，女孩子不必读太多书。

转眼，学期就要尽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要在那里设法争取？

不升学的话，又要做什么？

这个家，这家里的人，实在都使人无法再呆下

去。

快到天亮，梅君朦朦胧胧地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阳光已在床边。

梅君慌忙跑出来，这样迟了，为什么没有人叫我？往常不到六点半，月姨就把房门撞得砰砰碰碰响！

糟了！今天上学要迟到！

她跑到水喉下，要拿水洗脸刷牙，一只桶正挂在水喉上盛水，她知道这是月姨的作法，不让人用水的时候，就是把水桶挂在那里，让水细细地流着。

一定是昨晚的气还没消！

厨房静悄悄的，月姨一定到屋外鸡寮去拾蛋。梅君从桶里舀了些水，站在水沟边洗脸刷牙。

“不要脸，谁叫你用我的水？”

冷不防，月姨从屋外走进来，冷冷地瞪视她，把桶提起来，用力泼在地上：

“可以不说一声就出去的，最好不要用人家的东西，连我煮的饭都不要吃！这样才算真的有志气。”

泼在小沟又反射回来的水，溅了梅君一身，脸上水珠点点。

梅君默默用面巾抹了抹脸，回到房里换衣服。耳边不断听到月云在外面咒骂。

“妈！”梅君脱下鞋子，恭顺地唤月云。

“谁是你妈？不要叫错了！”月云的脸，依旧满布风雨。

竹君在吃粥，抬头看看母亲，又望了望姐姐，表情自然，又移动筷子。

“吃好收桌子，没有人要吃了！”月云吩咐自己的女儿。

梅君正在换衣服，听得月云的话，心内一痛！泪珠儿不由得顺腮而下。

“梅！梅！”

明芷从隔壁探头过来。

“做什么？”心里还怨她昨晚不告先走。

“又骂你呵？”

“什么事？”

“你出来，我有话和你说。”明芷神秘地。

梅君用手背抹抹泪，走出屋外。

“什么事？”空着肚子，火气似乎更盛。

“你来，维和的家有人等你！”

“谁？”

“你猜？”

“没兴趣！”

“你一定会有兴趣的！别骗我！”

梅君转身要回房里，被明芷一把拉住。

“是简舒找你呢！”

天！这个简舒怎么啦？在这个时候来？

简舒看起来，比昨天更有精神。昨晚，在灯下看，是朦胧的美；没想到在日光下看，他脸上轮廓清晰，也有一种温和的美。

“梅花君子，你好！”

好个鬼！

“噢！你们早就认识啦？”丁维和张大眼睛。

“昨晚月光会认识的。”

“月光下的梅花，更是清丽动人，不错！”老弟，真有你的！”

维和拍拍简舒的肩膀，简舒微笑着，他的笑，似乎有软化人的功能。

“不过，你担心点，她母亲不好说话呢！”

“你最会胡说！”梅君脸红过耳。

“喂，叫多两个，来打几圈怎么样？”维和指指麻将枱。

“随便。”

“去外国几年，不会忘记麻将怎么打吧？还记得以前吗？上课偷偷溜出来，躲到小张的家去，拿他父亲的麻将来玩。”

简舒不好意思地笑笑，眼睛溜着梅君和明芷：

“你们会不会？刚好凑个四脚。”

“你们玩，我们看。”明芷笑着说，她今天的心情开朗一点。

“教你们打怎么样？”

“你别让梅君的妈妈打死她，说不定还骂到我头上！”

一道同情的眼光，射在梅君脸上。

她想起肚子还空着，眼泪不争气地，又想落下来，急忙说：

“我不看了，家里还有事做。”

三

简舒几乎天天到丁维和的家来，有时谈天，有时打麻将，但还是打麻将居多。

他常到梅君的家来，月云听说简舒是留学回来的机械工程师，简家在这个镇上，也是富有人家，

便自然地拿出好脸色对他。

久而久之，简舒和黄家的人都混得很熟了。去维和家打麻将之前，多半要在黄家坐一会儿。

转眼，学校放年假了，黄父表示他的看法：

“女儿家，读多了书也没有用，明年就不读吧。在家帮做点家事也好。”

梅君想说几句争取的话，但看到月云的脸色，又全给吞回去了。

这天，简舒又来坐，和月云谈了一会，月云要去泡水，他客气地说不用，忽然月云想起家里还有一个黄梨，便说去切来请简舒吃，简舒也就不再推辞了。

“喂！脚都来了，不要浪费时间，”维和站在自己门口，朝这边高声喊。

“伯母，不用切了，他们叫我过去。”

“不要紧，等下叫阿梅拿过去。”月云笑吟吟，目送简舒走过丁家。

自从简舒出现在黄家，她对待梅君的态度好了许多。

自己的女儿还小，要是梅君能够嫁给简舒，好处就多了。她常这样想。

因为这样，梅君就有了一段平安的日子。她感激简舒为她带来和平，心里自然地萌起让他保护的希望。

有了希望，不再继续上学所带来的悲哀，就暂时搁下。

“阿梅！把黄梨送去维和家，要放在简舒旁边，不要让别人吃完了。”

梅君拿起了盘子月云又叮嘱：

“在那边等，吃完了，把盘子拿回来！”

梅君觉得，月姨实在小气！一个盘子，也生怕让人占去。难怪婆婆临终还讨厌她！

“梅花君子！你实在有心！”维和打出一张牌，抬头取笑她。

“是我妈妈叫我送来的！”梅君被笑得不自然，急急分辩。

“那就更不得了！慈禧太后居然仁慈起来！喂，简舒！你赏梅花是赏定的了！”

简舒摸了一张牌，回头看看梅君，笑一笑，问她：

“你看得懂吗？”

“我不会打。”

“拿张椅子坐在这边，我教你。”

“我看不懂。”

“不要紧。你看一看，就会发觉，十三张牌，每次都有不同的变化，很有趣呢！”

“我站在这里就好。”梅君还是不敢坐下去。只等黄梨吃完了，盘子拿了就要走。

“阿舒！你妈妈叫我来找你回去！”

一个骑脚车的黑瘦男子，来到维和门口。

“知道了，你先回。”

黑瘦男子深深注视梅君一眼，回头骑上脚车走了。

“是你的哥哥吗？”梅君觉得那男子的目光好锐利。

“不是，我大嫂的弟弟，在我们店内工作。”

梅君松了口气。

“你哥哥象你吗？”梅君又问。

这样的人物，兄弟一定也俊美，如果是刚才那男子，就令人失望了。

仍旧是月光晚会那家酒楼的大厅。

落地窗开着，风很凉。今晚的人不多，也没有人跳舞。

“喝一杯，怎么样？”

“我不会喝，我只喝过家里做的米酒。”

“这个和米酒差不多，不会醉的，放心。反正我送你回去。”

“你什么时候回来？”

“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一定回来。”

简舒深深注视，梅君脸上似有轻怨。他握住她的手，频频安慰：

“不要难过，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忍受一点。我回来就去找你。”

简舒在外地找了工作，准备第二天去上任。今晚邀梅君出来，和她惜别。

“你——”梅君欲言又止。

瞧她吞吞吐吐的样子，简舒关怀地说：

“你想说什么不要紧，说出来我听好了！”

梅君忸怩一笑，低了头不言语。

“什么事？尽管说好了！”

好半晌，她才低声问道：

“你回来，还来找我吗？”

话说出口，顿感心跳得厉害，双手更是没个安放处，把条裙带，又揉又捏。

简舒轻轻笑起来：

“原来你担心这个！”

脸一红，梅君嗔道：

“啐！人家才不担心呢！”

“梅！你放心，我没有别的要好女朋友，不找你找谁？”

这一句话，稍稍让梅君安心了，不过她还是问：

“谁知道你有没有别的女朋友，即使现在没有，一去到外面，会有的！”

“没想到你竟会这么小心眼。梅，要是你不相信，你随时调查我好了！”简舒含笑，做了个受惊的表情。

“我才不敢！”

“没什么好怕的！我赐你无罪！”

说着，举杯到面前：

“来，喝完它！”

“我怕喝醉了。”

梅君犹豫着，不敢喝。

“和我在一起，你还怕吗？”

梅君想了想，终于一口一口喝起来。她本来就喝过米酒，这红色葡萄酒，入口甜甜的，还带点芬芳，不觉连啜了几口。

“梅，到过新加坡吗？”

“没有。”

“哪天，我带你去跑跑，给你开开眼界。”

“就怕月姨不肯。”

“她真的那么专制？”

在黄家出入几个月，简舒所看到的月云，并不怎么凶恶，即使他常发觉梅君心情忧郁，也只是以为这是后娘与前生子的不和罢了。

“岂止专制！她简直和慈禧太后差不多，有时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待。”

话题一转入月云身上，梅君不由得就激动起来。

“我看她也不怎么坏嘛。”

梅君冷哼一声：

“不怎么坏！你看不见罢了！那！你看，这是甚么？”

他向她抬起的右臂看去，一块疤痕，铅笔头那么大。

“是什么？”

“你也是吸烟的，你不知道？”

“这是烟蒂烫的？”

梅君紧闭双唇，把头点了点，眼中泪光浮现。

“她真的这么做？”

端起面前的酒杯，梅君又喝了两口，愤愤接下去：

“你以为她有多仁慈？除了这，还有更坏的呢，有一回，她赌博回来，输了，就乱找名堂打骂我，我才回她一句，就被她绑起来，用烧火的木柴，没头没脸地打下来，到了晚上，还推我到屋外，不让进屋，那时，外面黑压压的一片，左右邻居都睡了，我第一次发现，黑夜原来这样可怕。”

“真残忍！”

“还有更残忍，更叫人不相信的，不论她怎么无理打骂我，我都要承认错，不然她就不干休，有一次一直逼我认错，我不肯认，你知道她怎样？”

两道幽怨的目光射过来，简舒意识到下文更严重，不由得凝神专注。

“她拿来一条绳子，扣住我的脖子，厉声大喝道：你还说不说？不说看我敢不敢勒死你。”

“你说了没有？”

梅君摇摇头：

“我为什么要说？我本来就没有错，是她一直在鸡旦里挑骨头，尽找我来出气！她要弄死我，不就由她啰。”

“你好倔犟！”简舒点上一根烟。

“应该说我的命好坏。”

她举起酒杯，仰头喝了一口，杯子已经见底。

很自然地，简舒又替她倒满杯子，梅君也许是激动，竟忘了拒绝。

“不要难过，命再坏，也有好转的时候。”他喷出一口烟，朝她微笑，“就快要好转了！”

凄然一笑，她低下头，指儿抚着杯沿的水珠。每回提起家里的事，悲伤总是一发不可收拾，好几次，在心里警告自己，不要想，不要提。然而，一遍又一遍，结果还是不能控制自己。平日，受尽委屈，举目环顾，周围尽是冷漠，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唯有在睡不着的晚上，倚着木窗垂泪，对星空发愿：让我早日脱离苦海。

“来，祝你好运。”

简舒举起杯子，投来两道温柔的眼光。

“只顾谈我自己的事，却忘了给你道贺，对不起。”梅君强颜一笑。

“没关系，把痛苦说出来也好，长期积在心里，会生出病来。”

“我生不生病，反正也没有人会关怀，你听过那首歌吗？没有妈妈的孩子象根草。我每次唱这首歌时，眼泪就要流出来。”

说着，她又泫然欲泣了。

他伸出手，按在她手背上，轻轻地劝：

“不要难过，这些，很快就会过去。以后，会有人关怀你的。”

让他这么一劝，她的泪再也抑压不住，断线似的，颗颗奔落下来。

简舒慌了，没想到不动还好，一动更糟，要止住她的眼泪，大概不是自己办得到的。只好带她到外面散散步，让她平静了再说。

两人相偕走到外面，迎面风一吹，梅君只觉得头晕晕，胸口闷塞，只想要大哭一场才痛快。

“怎么，好一点了吗？”

梅君摇摇头，步伐微跬。

“噢，你不舒服吗？要不要现在就送你回去？”

她点点头。胸口塞得更厉害。

“你几时再回来？”

“下个星期六，很快就到。”

“来一天，然后又走了？”

“走了，然后又再来。”他笑笑。

“好久。”

她的脸上，泪痕始干，双目晶莹，看去楚楚可怜，简舒不由得怦然心动，伸手紧捏她手。

“以后，我回来就带你出去住一个时期。”

“真的吗？”

“当然。”

“我怕你出去工作后，不再理我了！”

“不会的，放心！”

“呃！”

“啊！你不舒服吗？”

“这里难受！”梅君按胸口。

“是我不好，让你喝多了酒。”

走进椰林，梅君在简舒扶持下，整个身子几乎已经依靠在他身上。

“你不要离开我，我怕，我怕回家！”

“不要怕！没有事，我送你回去，你不用怕。”简舒频频安慰她。

“我怕！我怕！”

“我在这边，没有什么好怕的，她不会对你怎样，放心，嗯？”

他在梅君肩上轻拍了两下，她又沉静下来。

椰林内，小路阴暗，出了椰林，碎石杂草遍地，梅君本来走惯这条路，今晚脚步浮乱，几回踉踉跄跄，差点让碎石绊倒，幸得简舒扶住了她。

好容易进得屋里，里面的人还没有睡，月云一脸微笑，迎出来。

“怎么了？阿梅什么事？”

她表示关心地，伸手探梅君额前。

“不要你管！”

梅君突然举手一隔，大声一喊。

月云的手遭挡回，脸色变了一变，正准备发作，简舒适时开口：

“伯母，别怪她，她是有些不舒服！让她休息休息就好了。”

“什么事？一回来就大声叫嚷？”黄父从房里踱出来，对女儿表示不满。

“我好心问她，还给她打呢！”月云朝丈夫作了个委屈状。

简舒皱皱眉头，很不满月云的故作委屈状，又不便直说，只好对沉着脸的黄父说：

“没什么，是我不好，让她多喝了一点葡萄酒，也许是酒力发作。”

“她不是没喝过酒！装疯罢？”月云犹自满怀怒意，碍于简舒在场，不然梅君早挨了几个巴掌。

“她以前喝的是米酒，和葡萄酒不同。”

“不会喝，又逞能！去睡，去睡！”黄父瞪女儿一眼。

简舒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两小杯葡萄酒，就把梅君喝成这个样子？刚才喝的时候，不是好端端的吗？

“梅，早点睡，我回去了！”

听到简舒说要回去，梅君好似着了一棍，嘶声急喊：

“不要，不要，你不要回去。”

泪光又隐现。

“好，我不走，你快去躺下。”简舒转头对月云说：“麻烦伯母给她一杯温开水。”

月云万分不情愿地把水倒来，递到梅君面前，要给她喝。

猛然地，梅君大喊起来：

“我怕！我怕！”

一面喊，一面把身子缩成一团。

“是你母亲呢，怕什么？疯子一样，胡言乱语！”黄父在旁责骂女儿，心里很怪简舒，不该让

梅君喝酒。

“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才不象你这样凶，你走开，走开！我恨你，恨死你！”

梅君发狂地，猛摇着头，硬要避开月云。

“你疯了是不是？不相信喝两杯酒，就能发神经了！”月云再也忍不住，梅君实在太放肆，居然在简舒面前，让她大失面子。

“两巴掌给她，看她还清醒不清醒！”黄父十分同情妻子。

“梅！睡吧，不要说话了。”

简舒扶着梅君躺下去，自己坐在床沿，顺手拉过一条被，替她盖上。

“你不要走！”梅君从破被里，伸出手来，紧拉住简舒。

“好，我不走，你睡吧。”

凝视木床上娇小的少女，她脸上带有点点泪痕，简舒心里越加同情她。

有朝一日，一定带她离开这个没有温情的地方。他想。

梅君合上了眼，拉住简舒的手渐松。

该走了，他轻轻把她的手移到床上，站起了身。

这个小女孩，如果不是有满腹痛苦，怎会喝了两小杯葡萄酒，就醉成这个样子？

告辞了黄家夫妇，简舒叹着气走出来，椰林望去还是一片寂静，崎岖的小路，碎石烂铁遍布，举足踏下去，发出“吱咯”声响。这时候，四周静悄悄地，整个宇宙，似乎只剩清风，连一向爱吠的狗，也都进入梦乡了！

脚下随着步伐发出的“吱咯”声，既难听又刺耳，简舒皱皱眉头，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感觉？

刚才，梅君依在他膀上，这个时候，膀上好象还留有她温暖的体香。简舒茫然举手，摸摸自己的膀臂，一股强烈的寂寞感，迅速遍布心上。

四

农历新年过后，梅君很幸运的，得到父母的同意，跟简舒到他工作的宿舍住几天。

这几天的生活，梅君觉得与天堂无异，不用做一大堆讨厌的家务工作，不用受竹君的气，不用给月姨骂，一切，都那么令人满意，那么快乐。白